

中国文联出版社

这是一次大胆的文体现验。作者「潜入」一个年轻诗人的灵魂，用他的眼睛观察和叙述，从心理层面入微地画了一个男孩在其成长过程中与众多父辈既卑微又高傲、既渴望承认又处处叛逆并想取而代之的复杂感受。那些他喜欢的女孩，一方面羡慕他的才华受其青春气息的吸引，另一方面还在父权的笼罩下。

# 父亲嫌疑人

(修订版)

柯云路 著

柯云路文集

压得太厉害，我怕出  
吓出祸事：我出身卑贱，从小不知  
父亲是啥。我的母亲善良可欺逆来  
顺受将我在这苦水里拉扯大。我这个  
在文化大院里被人叫草种的孩子念

这是一次大胆的文体验。作者「潜入」一个年轻诗人的灵魂，用他的眼睛观察和叙述，从心理层面入微刻画了一个男孩在其成长过程中与众多父辈既卑微又高傲、既渴望承认又处处叛逆并想取而代之的复杂感受。那些他喜欢的女孩，一方面羡慕他的才华受其青春气息的吸引，另一方面还在父权的笼罩下。

# 父亲嫌疑入

(修订版)

柯云路

柯云路文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亲嫌疑人/柯云路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11  
ISBN978-7-5059-6073-2

I.父… II.柯…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5033号

书 名	父亲嫌疑人
作 者	柯云路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部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萌 鄢晓霞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页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5059-6073-2
定 价	2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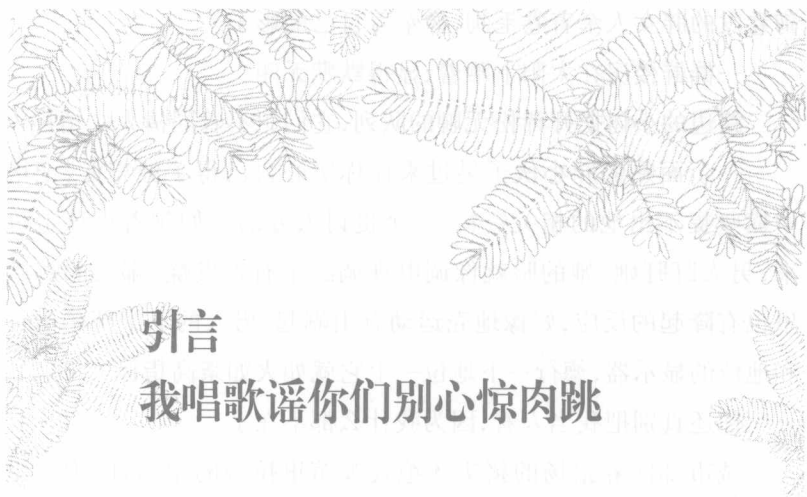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 目 录

- 引言 我唱歌谣你们别心惊肉跳 / 001
- 一 阿男的报复一定令人发指 / 004
- 二 杂种的呐喊与女人的无私奉献 / 008
- 三 我避免与他草率照面转身离去 / 012
- 四 我有杀人的权利第一刀就捅他 / 015
- 五 你们全喝了他的迷魂汤 / 019
- 六 男孩露出小鸡巴小心大人剪刀 / 024
- 七 屠杀竟是由父亲嫌疑人开始的 / 028
- 八 一双手阴险地悬在我的后脑勺上 / 033
- 九 上帝注定要让故事因素更稠密 / 037
- 十 臭名昭著的流氓调侃一瞬间土崩瓦解 / 041
- 十一 我想到偷猎想到奇袭想到直捣敌人大本营 / 044
- 十二 我被这个小丫挺搞得晕头转向 / 049
- 十三 好好先生是不是阁下乔装打扮 / 054
- 十四 猫眼暗了人眼亮了真是直指人心 / 058
- 十五 我还无权让他和我做亲子鉴定 / 063
- 十六 乌云像逼债人的面孔虎视眈眈 / 067
- 十七 所有人都成了麻雀看着一模一样 / 071
- 十八 在这个玩概念的年代我被玩了 / 075
- 十九 天下第一不该管的闲事 / 080
- 二十 世上没人上门传送绿帽子 / 084
- 二十一 她的话不管在我心中吹响了号角 / 088
- 二十二 见了好话说绝的千万别受骗上当 / 093
- 二十三 这个分手藏着无限费解的玄机 / 096

## 目 录

- 二十四 杂种宣言炸了杂种的窝 / 100
- 二十五 某人历史遗失了现公开招领 / 105
- 二十六 她用人伦极限把对手全排除了 / 110
- 二十七 我的父亲嫌疑人各个身手不凡 / 115
- 二十八 一对一关在一起真是炼狱 / 119
- 二十九 我像巧克力在男人手里融化了 / 123
- 三十 躲在黑夜看白天也是一种特权 / 127
- 三十一 我又做了天下头一号臭喇叭 / 132
- 三十二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 137
- 三十三 房间里又响出关木箱锁铜锁的声音 / 141
- 三十四 女孩的老谋深算把我吓着了 / 145
- 三十五 一架钢琴一定要兼备绞肉机功能吗 / 148
- 三十六 空顶额头内心像疑案悬着 / 152
- 三十七 愣头青不青就不卖钱了 / 157
- 三十八 募捐告示像大白鸟飞到夜空里 / 162
- 三十九 阎王殿里没看到真正的生死簿 / 166
- 四十 姜子牙祭起番天印打着谁是谁 / 169
- 关于《父亲嫌疑人》的背景资料 / 174
- 背景资料一：俄狄普斯情结 / 175
- 背景资料二：俄狄普斯情结批判 / 192
- 背景资料三：叛逆人格 / 207
- 后 记 / 218



## 引言

# 我唱歌谣你们别心惊肉跳

月亮像邮票贴在天空右上角，我是月亮。风在干河床跑来跑去羞辱卑躬屈膝的石头，我是风。太阳流脓血烂得天下什么都模糊了，我是太阳。阳光像蝗虫满天射下来，你们别着慌。鸟在天空乱涂乱画乱点鼠标，这不算不正常。

男孩的小鸡巴露出裤衩，小心大人剪刀。

女孩像块要化的雪糕软软地斜在那儿，别站不住往人身上靠。

面黄肌瘦的男人一脸贪心奢望，别使着。数不清的中年女人在公园狂跳交谊舞，那是甩卖积压的性能量。跳得四周柳树心猿意马与风狂交，不算流氓。

天上一块乌云像逼债人的黑面孔虎视眈眈，吓着谁是谁。

我溜马路涮自己，警察管不着。

空气中的油烟尘土像噪音震得耳朵发疼，你不能计较。卖烤红薯的瘦老头自己就像块瘦红薯，彼此关照。两只鸽子在天空飞来飞去寻找合适的做爱环境，自由自在惹人嫉妒。汽车在街上撒欢地跑来跑去像群发情的哈巴狗相互接吻啃腭，额烂头焦。什么人养什么

狗卷发的胖女人牵着卷毛狗，像牵着自己的影子。

一群群楼房在太阳下晒着，显得默默无闻。

路边的小树摆开稀松无聊的队列，它们犯不着同情人文精神。

一个面熟的胖小伙子晃过来让你疑心自己得了健忘症，记忆中横竖提不出他的相关资料。一个挺讨人爱的少妇领着小孩走过来，男人盯盯她，她的脸就像调电视调红了有点发烧。鄙人的裤裆里也有隆起的反应，好像地壳运动有山崛起。男人的下半部是德行和地位的显示器，德行一下地位一上它就如火如荼高指标。

你还真别把我当人看，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

城市郊区养猪场的猪集体绝食饭馆里拉来的肥汤，因为那里全是它们自家的肉。疯牛病是对人类的惩罚，让牛硬咽牛内脏违背了每种动物不相食的上帝教导。只有人犯禁几大洲都有人相食的历史记载，上帝难饶。

如临大敌的城市面对噩耗一样的沙尘暴，无处可逃。

随风飞上高空的塑料袋完成了奢望已久的出境旅游，死而无憾万分逍遥。

亿万富翁愿用亿万财产实现太空旅游的梦想，正在太空舱加紧训练。还有人要用乍眼的金钱将父母遗体送上太空做卫星巡视地球，他们瞻仰亲人时全不管他人在棺材满天飞的地上怎么舒心吃饭睡觉。

豪华楼宇该叫高尚住宅，里面出人的男女也比较高尚。农村出来当过几年兵又脱了军装当保安的英俊小伙子喜盈盈站在高尚小区门口，像是地图边上的一只只图钉。街上有人揪着衣服打起来，围观的人群像在动物园看狗熊伸长了脖子。

股市一阵儿牛一阵儿熊，亿万人发疯上吊跳楼跳水玩自己的命。

麻将牌搓响大江南北，算是解了一半男女的寂寞无聊。

古时守节的女人半夜将半贯铜钱洒落在地，黑暗中一个个摸

起来摸到天亮也便又修了一夜贞操。今天的男人玩钱赢了就可以玩蛋，蛋软了就有伟哥俏哥来帮伟帮俏。伟哥俏哥帮不起来的软蛋就成了扶不起来的天子，咬着女人干嚎。

你们问我这支歌谣什么意思我绝不说明，因为犯不着。





## 阿男的报复一定令人发指

我叫阿男，外号天下头号杂种，今年二十多。我要讲的故事是吓坏一些文明先生的一桩特大阴谋。说得时髦一点，是个超级行为艺术。

说起行为艺术，得做点通俗的解释。

画张画是艺术，雕个塑是艺术，不画画不雕塑做个特别的行为也能成艺术。一群人顶戴虎豹熊猴的头盔在街上赤身裸奔抗议屠杀野生动物制作裘皮大衣，这个环保行动就是行为艺术。三五个人在闹市立交桥下半裸身体摆出不顾死活角斗的架势引得人群像围观一组活动雕塑，也算行为艺术。一个人爬到大烟囱顶上高呼要自杀，人山人海围了上来气垫铺上了布网张开了消防车的云梯举起来了，他呼喊一阵爬了下来，说是做了一个“营救绝望”的行为艺术，又名“都市残存的非冷漠”。

一尊女神雕像肃穆地立在花园门口，当游人惊叹她的栩栩如生时女神眼珠活动露出微笑，然后摘去高冠脱下雪白长袍活灵活现了一个穿超短裙的时髦女郎。女郎丢下女神衣冠抖着金发哼着

流行小曲走了，留下神性与人性的题目供人回味。

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多了。

两三个赤身裸体的男人血淋淋从一头牛的肚子里开膛钻出来，这是一个行为艺术，当然他们要预先开膛钻进去。把一头猪活生生宰了将还眨眼的猪头割下褪毛烹煮最后压成猪头肉，整个过程拍成录像，是又一个残酷的行为艺术。一头公猪身上喷上英文的“西方”，一头母猪身上喷上中文的“东方”，然后注射上催情剂，公猪母猪在围观的人群中踏着满地白纸交配，这还是一个寓意浅薄的行为艺术。说得粗俗西方文明强暴了东方文明，说得文雅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交流。

这种水平的行为艺术我一天就能设计几十个。

一个人抱着吉他躺在地下通道里，唱着几十年前最激昂的歌曲，面前放一顶别着纪念章最革命的帽子接受过往行人的零钱，这也算行为艺术。拿一个牌子，写着“我不是垃圾桶”一动不动站在满地垃圾的风景区路口，这是一眨眼就能想出来的行为艺术。这般鸡零狗碎的行为艺术我不感兴趣。充其量他们不过是活人摆出的一幅画。我要做的是连环画。

它可以算世上迄今规模超级的行为艺术作品。

它的总标题是——“阿男的报复”。

我的报复对象是这座光辉灿烂又肮脏拥挤的城市里有名的文化大院，文化联合会所在地。这里有七八群旧的新的楼房，夹杂着一二十个方的不方的平房小院，活动着有名的和不有名的众多先生女士，写书、画画、跳舞、唱歌、演电影、演戏剧的角色应有尽有。

我就是这个大院里的杂种。

我的父亲就在这个大院里，但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一二十个毛色不同的男人都是父亲嫌疑人。这使得我从小成了闻名遐迩的杂种。唾在我头顶的唾沫和秋天的落叶一样多，满天都是白眼让我从小看不见白日的蓝天黑夜的星星。

当下社会上流传着好几个有关杂种的黄色笑话都是从我这儿开始的。

最著名的“三个男人三点水”的段子就是说我的。

一个女人生了个儿子不知道怎么给他起名,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只知道她在那个月和三个男人睡过,姓高的、姓孙的、姓陈的。起名大仙说这个孩子应该姓郭,郭字的左上部是高字头、左下部是孙的左偏旁、右半部是陈的耳刀,名该叫海,意思是三个人每人一点水。

其实,我阿男比这“郭海”更乱乎。

我的母亲在那个年代既讨人爱又讨人怜,更要命的是逆来顺受糊涂透顶,使得我的父亲嫌疑人远远不止三个。现在这一二十个嫌疑人都在大院里道貌岸然地晃着,有的人还晃得钵满盆流名扬四海。我就恨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

我要实施的报复计划一定是令人发指的。

从我身上出了那么多黄色段子流毒全国,不报复我对不起全国的父老乡亲。

因为家贫志短,我初中毕业就开始在这个光辉灿烂的大院里打杂。杂种干杂活理所应当。烧锅炉看大门搞收发做水暖工,在大院里悠来晃去。后来又帮着几家刊物搞发行。我像是房门上的猫眼,盯着面前过的每一个人。

对父亲嫌疑人的侦探使得我不放过任何男人。

每个男人都勾连着至少一个多达几个最多几十个女人。

满大院的男人女人就都在我这猫眼的窥探下了。

我身高一米七多,裤裆里有个硬家伙,面色有点阴暗,这就是我的大致特征。倘若说面色阴暗是因为心理阴暗,我没二话。我不喜欢站在光天化日下现眼。我喜欢躲在黑暗角落里老鼠一样窥探。我的眼特别毒,射出的目光足以穿透满大院狗男女的脸皮。我揭出的绝密隐私会让你们心惊肉跳。倘若你们神经脆弱,看到这里打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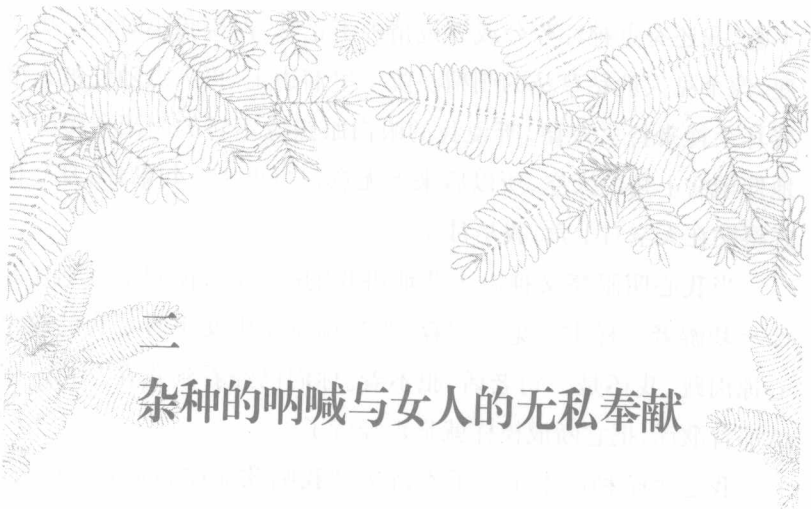
不晚。我还有点神经兮兮或者说精神不正常。据说我小时候又黑又瘦，像个见人就钻草丛的刺猬在院子里溜边走。再大点随便被人揪着耳朵拎来拎去戏谑。听说我的眼白眼黑像不转的阴阳鱼傻兮兮地仰望右上角的天空，所以后来才无意识写出头一句歌谣：月亮像邮票贴在天空右上角，我是月亮。

当我心明眼亮又神志不清地讲我的故事时，你们千万别怪我像个梦游者一样讲得鬼气阴森。要是哪位先生女士看了我的故事心惊肉跳，我还是一句老话，犯不着。你们已经看到我在“引言”里的那首歌谣，把它断成模样就是正经诗了。

我这个杂种冷不丁出了本诗集，“我唱歌谣你们别心惊肉跳”就是头篇。

干杂活的赖小子初中文化出诗集被好高骛远的出版社和哄抬消息的报纸一炒，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当整个大院变了脸看我这个杂种时，“阿男的报复”也便正式开始。



## 二 杂种的呐喊与女人的无私奉献

想瞌睡，上帝就给了一个枕头。

母亲田岚和我吵了一架。吵架的原因很琐碎，居住的空间太小，彼此冲撞就多。一间让人疑心是茅房的破房子黑咕隆咚住母子二人，这种住法本来就乱伦，锅碗瓢盆挤了也会叮当乱响。早有心理学家研究过，一群猴子在森林里彼此很少伤害，关到笼子里以强凌弱大幅度增加。笼子再压缩，猴子们相互残害就变得触目惊心。

母子俩一人一套房肯定少打架，远隔十万八千里更没架可打。

现在一间黑着脸面的窄房子与传达室夹着院门面对人来人往，憋在屋里好像越不敢吵架其实越要吵。

这是文化大院内的一号小院，里面三五栋小楼五六排平房大多是办公的地方。

吵架吵得我从黑屋里跳到门外，周围立刻围满了人。几栋小楼和平房的窗户大开放出人气，男男女女的面孔聚成花束探出来东张西望。再吵下去花束收回窗户，小楼木梯滚下踊跃的脚步声，更多的人围住了我和母亲吵架的现场。

亲人就是仇人，最恶毒的话都摔向对方。

我站到一栋小楼的高台阶上开始意识到这是我揭竿而起的系列行为艺术的开篇之作。我激怒了母亲，听凭她当众哭喊着骂我。我是没良心，我是忘恩负义，我是翅膀硬了翻脸不认人，我是畜生不是人养的。我趁势疯狂了举着双拳吼道：我是杂种，我不是人造的。

我像要扑人的恶熊扫视着人群，两三个父亲嫌疑人被我的目光割倒了脑袋。

他们刚才还装模作样地连说带劝。

我的吼声一定震慑了全场。母亲田岚老着一张瘦瓜子脸直着眼站在那里喘呆气。

围观的男女全失了活泼僵了神态。多少年来他们都把唾沫唾在我头顶，那些嫌疑人更是欠债累累。小杂种长大成人了顶天立地一声吼，他们全不自在了。

我高举双拳俯瞰着阳光下这群受了惊骇的人群，觉得画面很好。

这个行为艺术可以叫做“杂种的呐喊”，还可以叫做“血债要用血来还”，还可以叫做“儿子的呼喊割倒了父亲嫌疑人的头颅”，还可以叫做“阳光下平凡的一景”，还可以叫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还可以叫做“上帝对父亲的审判”。

这个世上的男女都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不自在叫他们油皮滑脸一说一道，便都在劝慰别人的幌子下解脱了自己作鸟兽散。

但是我知道，我的行为艺术算是在文化大院发布了前言。

晚上，我敲开了阎老家的门。

阎老多少年前是文化大院的主宰，今天已经告老退休。我知道他一见我就会惊骇。果然，这个外号“阎王殿里的笑声”一贯笑眯眯的老家伙顶着七十多岁的白发看见我登门就有些愣了，好一会儿

才笑面虎一样笑出来，可那笑也不比哭好看。

我知道自己的又一个行为艺术会有怎样的精彩。

这位阎老三十多年前曾被那时的“大革命”打倒，二十多年前“大革命”还未结束他就在文化大院里东山半起。我母亲田岚那时算一个知青，种了几年地要回城。那时的阎老还不算老，笑呵呵地把有几分模样的田岚安排妥当。田岚的逆来顺受在阎王殿里的笑声中写下第一章。“大革命”结束后阎某人独占东山成了文化大院一把手。要说他也该是我的父亲嫌疑人之一。

可看着这个该当自己爷爷的白发老头真觉得有些牵强。

他一定听说了白日里我的呐喊，此刻坐着仰望我的笑脸上露着求饶的表情。

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老婆吴姨端庄贤淑地出现了。这个白净的中年妇人对丈夫一生的花花事一清二楚又都心平气和，这时便来调解气氛。她大概知道白日里顶天立地吼过的杂种此番登门来者不善，她的和颜悦色带有充分的斡旋意义。

看着夫妇二人的表演，我心中十分好笑。

往日里我这个干杂活的杂种只有送挂号修水暖时才可能人歪影斜地蹭进他们的独家小院。现在我立在这儿不多言语，就像一个讨债人索命鬼。

那个叫田岚的女人不知道阎王殿里的笑声欠着她，但她的杂种儿子却知这份债权。阎王殿里的笑声不成声了，他的老婆风度和蔼地呵护起来。她祝贺我诗集出版一举成名，赔了很多笑脸，最后问我有什么事需要帮助。

我说住房太窄，一家两口人难免摩擦吵架。

阎老莫名其妙仰着脸，吴姨却拍拍他的胳膊说道：这事好办，让小强去管。阎王殿里的笑声仰在沙发里爽朗地笑了。他们的儿子阎小强三十多了，总管着文化大院的行政后勤。我过去当水暖工时是这个阎小强手下的无名小卒。

阎老摆着横空出世的老手说道：住房问题保证帮你解决。又叹息他这几年退下来不在台上，要不早给我们母子俩重新安排住房了。吴姨则说笑不断倒茶端水果又递烟，还把客厅里的灯多开了两盏满堂光辉了。看着这个场面，我当时想这个行为艺术该叫“沉默的索债”？该叫“彼此心照不宣”？该叫“有理不让人”？该叫“往事对今日的影响”？看着吴姨一张白净的面孔一双白净的手委婉环卫着黑乎乎坐在那里的老头子我就想，这个行为艺术是否又该叫“女人的无私奉献”？或者就叫“喜鹊巢就是这样筑成的”？

我挺着站在那里不合适，人家已经答应还债。

我坐下抽烟喝茶也不合适，债还没还，还了这点也远未还清。

我冲吴姨摆摆手，打算告辞。

呼啦门开了，肥鸽一样扑腾进一个女孩。

这是他们的小女儿，也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阿囡。

她圆脸上一双活泼的大眼睛瞪着我：阿男你怎么来了？我顿时没了气焰只剩拘谨。班里同学一直嬉笑我俩有缘分，一个阿囡一个阿男还不是一对？

阿囡正上大学，周末从学校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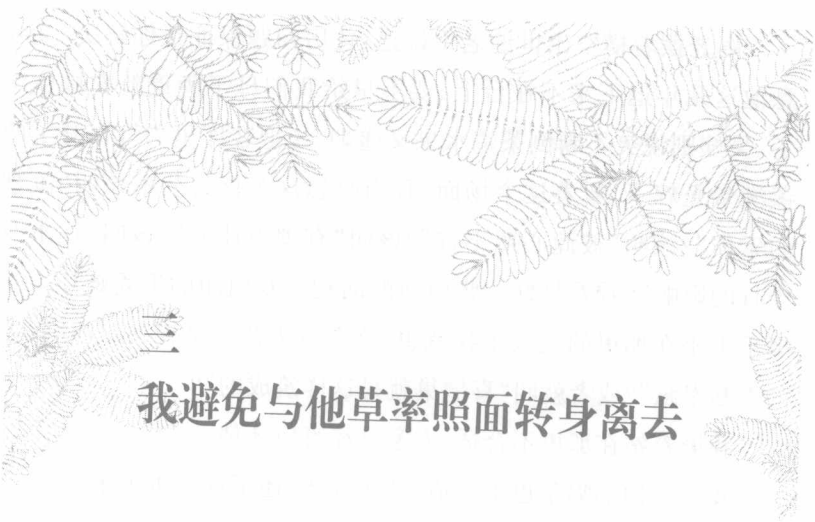
她笑着对我说：你现在可成了名人，诗集一定得送我一本。

我捡起在她面前早就丢落的男人自尊，答应了她。

当我迈出阎家小院后，试图将阎老头从父亲嫌疑人名单中画掉。

我和阿囡的关系也便没了丝毫不伦不类。





## 我避免与他草率照面转身离去

月光斜进窗户，将小屋里黑暗劈了一半。我躺在黑暗里。隔着一张布帘那个被定义为我母亲的名叫田岚的女人躺在月光里。我感觉着我和她的存在，也感觉着故作安详又密藏罪恶的黑夜。

白日里忙做通俗的故事，对世界的体验走马看花浮皮潦草。

那个叫田岚的女人现在很干很垮地仰躺着，像一块疲惫的土地面朝天空。多少野蛮的刀耕火种多少文明的梳理把她弄得如此疏松麻木。这块土地曾经多汁而温顺温顺而敏感敏感而多情春风一拂野花就扑簌簌欢快摆动，对烈日的烘热云雨的潮湿都逆来顺受相信天空的每一个诺言。

天空变幻无常，受骗的土地从来没有扪心自问自己的轻信。

此刻这个叫做阿男的定义为她儿子的小男人就躺在她旁边的黑暗里，能觉出女人的鼾声中记录的多少年的疲劳。女人睡得有些死有些脏有些庸俗。当呼吸卡在嗓子里变成瘦猪一样的呼噜时，你就想到柴米油盐小摊小贩风里的呼喊雨里的奔波披散的头发滑掉的头巾。世上各种忙于生计的苦累女人便都从你眼前掠过。